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徽音堅貞守義

白生原配曾邊總之女字徽音者，賦性貞烈，才貌超群，精通經史，尤善歌詞，酷愛《烈女傳》一書，日玩不釋。聞其父與白氏梅親，將再醮吳總兵之子，遂獨坐小樓，身衣白練，五日不食。父母見其亟也，詢知其故，因給之曰：「吾從汝志，豈不復然。」徽音乃漸起飲食。吳之子，名大烈，亦將中豪傑，善用馬上飛劍，擲劍凌空，繞身承接，妙捷如神，邊庭敬之畏之。邊總欲使徽音見其才能，謀之媒人，於正月中庭開角會，令家人悉升樓聚觀。大烈坐於金鞍之上，衣文錦之袍，容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擲劍倒凌，飛槍轉接。眾皆羨其才能，又復悅其美貌。女徐問於侍婢曰：「此何小將軍也？」柳青答曰：「吳總兵公子也。」女即背坐不觀。

次日，父母又遣兄弟道意，女復賦《閨怨》以見志。其詞曰：

怨中閨之沉寥兮，羌獨處而蕭蕭。心慄而苦難兮，乃懷恨而無聊。悼餘生之不辰兮，與木落而同凋。天窈窈而四黑兮，雲幽幽而漫霄。雷轟轟而折裂，風蕩蕩而飄飄。豈予志之獨愚兮，乃撫景而怊怊。爰伊人之不擇兮，即芳為菰藻。木南指而若有所向兮，乃薰桂而申椒。鳥南飛而若有所棲兮，聲嚶嚶而鳴喬。餘胡茲之不若兮，對朔風之漉漉。嬌音以哀號兮，恨烏山之相遼。問桑梓之何在兮，更寒修而迢遙。中庭望之有藹兮，湛溘死而自焦。餘非捨此取彼兮，虞綱常而日凋。誰能身事二姓兮，仰前哲之昭昭。餘既稱名於夫婦兮，敢廢轍而改輶。芳芳烈烈非吾願兮，望白雲於詰朝。縱云龍而莫予顧兮，甘對月而魂消。天乎！予之故也，何怨中閨之沉寥。

閨賦既成，遂黏於樓壁，坐臥誦之，五日不食。父母驚訝，乃遣其弟二郎奉敕差往江南勾軍，並送徽音歸家完婚。臨行，戒之曰：「我前日退書既至，白郎再配無疑。若願並娶，允之無妨。若不相成，訟之官府。要之，事難遙度萬里之外，汝自裁之。」從行侍女二人：柳青、蓮香也；童卒二人：熊次、丁鸞也。

二郎馳驛還鄉，白馬雕鞍，強弓利箭，眾皆以為邊帥，無敢近者。生回家，至中途，偶與相遇，見彼人強馬壯，車騎森麗，遂踵其跡而行。比至郵亭，見一女下車，綽約似仙子。問力士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曾邊總老爺小姐，回家完親。」生疑，問叔曰：「徽音回家完親，不知更適何姓？請往省之。」因戒僕曰：「勿露我姓名。」生遂投刺，更以姓田。二郎延入相見。生問曰：「鄉大人自何來？」二郎曰：「遼邊。」生又曰：「今何往？」二郎曰：「奉敕回家。」生又曰：「貴幹？」二郎曰：「勾查軍伍。」生曰：「亦帶寶眷耶？」二郎曰：「送舍妹還鄉成親。」生曰：「令妹夫何姓？」二郎曰：「庠生白景云。」生曰：「此兄娶李辰州之女，二月已成親矣。」二郎曰：「兄何以知之？」生曰：「家君與之同宦荊州，故備知其詳耳。」二郎曰：「既知其詳，愚不敢隱。」因述其終始。生笑曰：「以尊翁之貴、令妹之賢，何懼配無公候，乃關情於白氏之子乎？」二郎又誦其妹《閨怨》之章及夫不適二姓之意。生嘖嘖歎賞。復請二郎再誦。生一一記之。二郎曰：「兄之聰穎，無出其右。」因留飲焉，相對盡歡。及二郎回拜，與叔相見，盡列珍饈暢飲。

自此同行，道上綢繆，不啻兄弟。二郎俱以實言，生終不以實告。叔見徽音節操，勸生並娶。生曰：「姪非不欲，但既與奇姐深盟，此時必須兩娶。倘一娶得三，獲罪於士夫，見非於公議。雖父母，謂我何！且此女未必真心，二郎未必實語，雲將探其真情。抵家，再為區處。」

次日，令其叔給於二郎曰：「舍姪實未議親，令妹若肯俯就，甚所願也。」二郎曰：「但恐家妹不從耳。」二郎從容為妹言之，徽音喚柳青曰：「取水來洗耳，吾不聽污言也。」因以生求婚詩進。徽音見之，呼蓮香曰：「取水來洗目，吾不觀污詞也。吾兄再來此語，將送吾命江中。」自是二郎不敢言，生亦不敢謔。然生雖有敬慕徽音之意，而不敢為並取之謀。日夜輾轉，無可奈何。

一日，將抵家，與二郎別曰：「吾實與兄言，白郎吾表親，事必與我謀。今白郎已娶瓊姐為妻，更有情人奇姐為次，令妹若去，置之何地？若令妹居長，彼必不甘；若令妹居下，堂堂小姐豈後他人？以吾計之，唯有三人共結姊妹，可以長處和氣，不知尊意何如？」生言既畢，因誓不欺。二郎乃與徽音共議，復於生曰：「家妹身為綱常，非貪逸欲。若見白郎，可免失身之患，若論長幼，則亦無意分爭。」生曰：「如此則善矣。」翌日，相別。

生自荊州至家，與老僕途中相遇，已喜奇姐事諧。至日，入見老夫人、趙母矣。錦姐出見，面慘流淚。生甚怪之，因問奇姐及陳夫人，老夫人給以在鄉。生見錦娘慘容，力問其故，趙母不得已，言之。生大號慟，昏絕仆地，扶入臥床，昏睡不醒。老夫人祝錦娘曰：「此生遠歸，傷情特甚，汝為兄妹，便可往省。萬一失措，將奈之何！」是夕，錦率諸婢奉侍左右，生殊不與交言，終夜號泣飲水。

次早，往鄉祭奠，錦、瓊懼其傷生也，遣春英、新珠侍之。生見柩即仆地，移時方蘇。如是者四。生之叔見其甚也，代為祭奠，勸生肩輿以歸。

生二日不食矣，老夫人彷徨，親手進食。生不視，老夫人恚曰：「汝欲斃老身乎！既知有陳姨，亦知有我；既知有奇姐，亦知有瓊；且彼為子死孝，為女死節，夫復何恨？子豈不知天命，而為無益之忿耶！」趙母亦苦勸，生稍進食。因令人為奇招魂，立主以祀之。奇弟雙哥，托錦為之撫養。奇柩在鄉，倩人為之守護。以白金為奇女祭田，具簿書為奇綜家貲。其招魂詞曰：

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九天兮。然魂為我死，豈忍舍我而之天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地下兮。然魂欲與我追隨，烏能甘心於地下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名山兮。然山盟之情汝了，魂得無望之而墮淚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滄海兮。然海誓之約未伸，魂得無睹之而流涕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東南兮。然金蓮徑寸，安能遨遊於東南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花前兮。然言別而花容遂減，魂何意於觀花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月下兮。然月圓而人未圓，魂何心於玩月兮？嗚呼哀哉兮，滄海茫茫。無處旁求兮，茫茫若夜。予心淒淒兮，莫知所逐。豈忍灰心兮，乘風超化。反而以思兮，既悲且訝。疇昔楚江兮，夢魂親炙。靜坐澄神兮，精爽相射。乃知魂之所居兮，在吾神明之舍。嗚呼哀哉！魂之來兮，與汝徘徊。予之思兮，腸斷九回。生不得見兮，葬則同垓。有如不信兮，皎日鳴雷。興言及此兮，千古餘哀。天實為之兮，謂之何哉。死生定數兮，魂莫傷懷。死為節孝兮，名徹多鈞台。愧予涼德兮，獨慙困頽。魂將佑我兮，酌此金□。